



奋勇争先
◎袁德君

风

◎孙忠利

无所谓喜欢
或不喜欢
是所有困难的总和
什么都不怕
什么都靠你自己

到处乱跑的好处

见识张牙舞爪
即使,撞到别人失态
也不会偷偷告诉
这一切仅是善意的玩笑

两个人,之所以能挨着很近

方知靖江也曾是“海门”

◎申辛

每次往外走一走,都能带回许多开眼界的新鲜事、可用于实践的新理念。身为记者、作家,这次是赴泰州的靖江市与同仁们交流,方知古时候他们那儿也曾是“海门”。据说那时的黄海就在他们的孤山脚下。孤山虽只有五六十米高,却是泰州、扬州两地的最高峰。

是应邀去的靖江,不是什么心血来潮。对我们两家来说,始于报人间的亲密友谊。作为同在多年前县域报刊整顿中保留下来的出版单位,在苏中苏北除我们两家外,另只有东台。过往的岁月,每一年双方或多方不知有多少次相聚,各自成长的沃土上多少已播下对方的种子。但真不知,靖江曾有“海门”一说。

倒是这次见面时,对方作协的李主席以此话题将我们间的距离拉得更近。他发给笔者的一篇推文《古今“靖江八景”》,其中有份榜单的排名将“海门宾日”放到第一位。史载,那时他们站在当地著名的马驮沙上,即可看到海上日出的美景。民间于是便把靖江昵称为“海门”。

此趟靖江之行,主要还是文化的收获。

同为媒体人的崔总,现在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他的作品不仅上了《人民文学》,也印到了南通《三角洲》文学期刊的封面及头题上,早知他祖籍海安,是我们南通老乡。

出差在外,在全国不少地方品尝过蟹黄汤包,可在这里已被做成产业。据说,姓陶的非遗传承人所在的餐馆近年的经营额都在3000万元左右。

那里比我们狮山略大的孤

山,除了小有名气的免费景区外,还有一份以此为刊名、办了数十年的文学杂志,外观模样煞是秀气。

当地人说,对解放战争中著名的渡江战役,常见影视上介绍是在西起湖口、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,其实那东至江阴应为靖江,因为靖江在北、江阴在南,渡江是由北向南。为纪念渡江战役,这里新建起来的“东线第一帆”已成为靖江最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参观中我们也才知道,那里先后出了32位共和国将军。

让同道人有点眼馋的是,已成为江苏最美公共文化空间的“马洲艺文馆”,内有如作家协会和《孤山》编辑部的办公地址,当然其他各协会的场所也有分布,建筑面积达到4500平方米。市里还出钱为作家们出版了一套十卷本的文学丛书。

外地人或许并不了解刘国钧,可在当地,他被看作如海门张謇一样的人物。刘国钧曾担任江苏省政府副省长,其也受到张謇影响,以实业思救国,成为远近闻名的纺织巨子。靖江人有意在史传下来的岳庙旁打造起又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“刘国钧故居”。创作刘国钧传《织梦江南》的作者正是李主席,他现场向海门来的朋友一一签名赠书。

靖江实际人口只有我们的一半稍微多一些,可在以往很多年里,曾记得他们欲与海门在全省试比高;他们的城市规模和人口,印象中可比肩海门,或更强一些;在那与华夏第一县江阴仅隔着一江的地方,他们所表现出的争先创优反映到媒体上、也

一方面除了有直接的需求外
更多依赖一种想象力

你曾经
对我说过
最动听的那一句话
被我悄悄地抹掉了

紫琅诗会

走马天下

反映到文学中,不能不让我们这些文化人刮目相看。

靠江靠海靠上海的海门是个好地方,这里不用自夸了。海门也是个好名称,似乎有海的地方,都能找到她的身影。只是最有资格叫、叫得最响亮的还是我们这个“大海门”。

我就曾去过浙江的“海门”,不过那里现已变成椒江区的一条老街;去过天津的“海门”,那是一条主要通道上的大桥;去过上海的“海门”,那是一条名气不够大的城市路名;去过海南的“海门”,那是日月湾游览区内的一座公园。我还想去的海门,如广东的一个乡镇、福建的一座小岛等等。

两地媒体人、作家欢聚在一起,有心的他们招呼大家站到准备好的横幅后留影。只见上面有行主题词“春江潮水连静海”。现场也没来得及细问他们这是何意,只是在回来写此稿时得好好思量,该是他们的创意,其主体借用了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诗句,只是将后面两个字“海平”改为了“静海”。“静海”是什么意思?一个是海门古称,现为城区一干道名;另一个是位于月球的一座月海,引申义为“安宁之海”“安静之海”。

临别,双方都觉得在一起的时间太短,交流得不充分,他们似乎远未说完靖江这方热土上的风情和故事,又反复表达出对过往那段靠江又靠海历史的留恋。李主席说,他们原本是“海门”,他却遗憾地从未到过仅需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海门,现在的海门名气和实力都这么大,他是多么希望早点成行,完成他们对口创作的心愿。

故乡的海

◎杜一雄

我的老家在通州区环本农场,临海的小地方,那里是我儿时的天堂,如今在我记忆中依然清晰如昨。小时候,经常在父亲的陪同下,沿着窄窄的泥路,从金黄的稻田中蜿蜒穿行,一路向东。海风裹挟着浓郁的海水味,轻轻吹过稻田,带来沙沙声响。田埂间的小路,时而高悬于田野之上,让我们能遥望到远处错落有致的砖房;时而又沉入田野之中,仿佛我们正一步步走进那未知的深谷。父亲告诉我,从这儿一直向东便可以看见海。他的话仿佛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,让我对大海充满好奇。

1994年,我学会了骑车,通往海边的路也变成了石子路,心中再次燃起了对海的向往。几个小伙伴相约在周末午后,趁着父母午睡间隙,偷偷骑上自行车,向着东边的海出发。一路上,我们走走停停,嬉笑打闹,享受着童年的无忧无虑。终于,路的尽头出现一座桥,那是遥望港闸。闸的这头是河,闸的那头便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入海口。当站在闸口的桥上,望着远处的海,心中满是激动,仿佛自己已探索到了世界的尽头。

岁月如梭,2006年,我离开了家乡,参军入伍。这一走,便是十五年。2021年,当我再次回到故乡,眼前景象让我既熟悉又陌生,仿佛时间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通州湾从一块盐蒿遍野、芦荡丛生的海边荒野,成长为一座塔吊林立、产业集聚的希望之城。

那年春天,细雨绵绵,平海公路上还留着昨夜雨水的痕迹,我带着家人驱车前往海边。曾经连接乡镇的柏油路已拓宽成六车道的快速路,平坦而宽敞;两旁的树木绿意盎然、生机勃勃。我摇下车窗,让那夹杂着湿气的海风轻轻拂过脸颊,令人心旷神怡。临近海边,一座座巨大的风车矗立在不远处,宛如守护大海的巨人。车上的孩子对周围一切充满了好奇,不停地问这问那。那一刻,儿时记忆与现实相交织,仿佛经历了一次时光旅行。

站在海豚雕像的观景平台上,我眺望着大海。海水轻拍江堤,发出“哗哗”轻唱;船舶作业不息,回荡着“突突”旋律;海鸥翱翔天际,留下“咕咕”和鸣。三者和谐交融,谱写出一曲大自然的交响乐,让我陶醉其中。

时间回到2024年,五月的初夏,娇柔明媚。距离海门七十公里之遥的东灶港码头,微风轻扬,携带着初夏芬芳。码头船来车往繁忙有序,风电叶片整齐排列,宛如巨人的宝剑。我驻守在不远处的边检警务工作室,守护这里无形的“国门”。清晨,我穿上警服带上装备,和同事走过长长的引桥,来到外轮边开始一天的勤务。作为一名移民管理警察,我肩负着守护国门、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任。在码头执勤的日子是忙碌而充实的。除了日常工作外,我们时常需要登上外轮面对船员。这些船员来自不同的国家、拥有不同的肤色和语言,当不同的文化交流碰撞,我深刻感受到世界的多元与广阔。

一声汽笛划破长空,装载着风电叶片的船舶缓缓驶离码头,驶向“一带一路”的共建国家新加坡。看着那渐渐消失在海平面上的轮船,我仿佛看见了那条通向海外的路——“一带一路”。而我作为这条路上的“守门人”,深感责任的重大和使命的光荣。

